◇铭心一刻

和AI的第一次交锋

[张家口]刘海静

周末,和家人在外边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午饭,照例她们还要逛街,而我却着急回家,想着写一篇有关“杨梅”的文章。

到家后一头钻进书房,打开笔记本电脑,顺利地写下了开头:

“从那座山上下来,午后的阳光依旧炽热,暑气难耐,就想找一家路边的小超市买些饮料来喝,正匆匆地穿过环城河,却瞥见石桥上的水果摊,上面铺满红彤彤的果子,走近一看,啊,是好久没有见过的杨梅,正散发着诱人的清香,忍不住想尝一尝。”

可接下来写些什么呢,杨梅的味道?桥上的风景?口渴的难耐?看着这平淡的开头,我一时文思枯竭,就想查查杨梅还有哪些不为我所知道的特点,看看是否可以借题发挥一下。

于是我在AI上提问:夏天怎么挑选杨梅?AI几乎不加思索,从外观、气味、手感等方面罗列了一堆干巴巴的知识。这显然对我的文章并无帮助,我突然想要不试试把我写的开头输入进去,看看什么反应,显然AI“领悟”到了我的意图,洋洋洒洒地写起文章来,从描述杨梅生长的季节,到“我”爬山的辛劳都做了充分的渲染之后,竟然还通过“我”和“杨梅摊上缺一颗门牙的老大爷”的对话,说出了杨梅的采摘技巧和保鲜方法,连我购买杨梅时的心理活动,都能“揣摩”出来。一会儿说我询问价钱是“声音里带着自己没觉察的急切”,一会儿说我“捧着杨梅在阳光下像捧着一颗小小的心脏”。总之,最后是我一个人在桥边吃完了一斤杨梅,然后又折回去买了一斤,“老大爷”还笑着对我说:“这才对嘛,好东西就要和家人一起分享。”

我看着这篇“情节生动、修辞精致、逻辑完美”的千字文,有点不知所措——人工智能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嘛?如果我把它复制粘贴进我的文章里,想必也是一篇中等水平的小品文吧。可事实上,那天我匆匆买上杨梅,回家先浸泡后又清洗了好多遍,然后才吃了三四颗,就酸得倒了牙,还遭到了家人的嘲笑,因为我买的杨梅比超市贵许多不说,她们也都不爱吃……

我写作的兴致一下子索然了,想起小时候我常把书中看到的“好词好句”摘抄下来,想着写作文的时候能派上用场。我记得这样的笔记有好几本呢!可是到了真正写作的时候,我哪里顾得上翻看这些“文笔精华”呢,而是随着自己的思路,把那些感受迫不及待地写下来,好像有什么在催促着我,一句接着一句,想表达的情绪和意思自然地从笔尖流淌出来,这样的文章也常常得到老师表扬,反而那些刻意雕琢、绞尽脑汁,满篇“好词好句”的文章却没什么反响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写作文,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句“河面泛起了阵阵涟漪”,就用来描写风景,老师用红笔把整个句子划掉,写了一句批语:与通篇意境不和。从此,我再也不收集那些“文笔精华”了。

至于如今强大的AI技术,不仅能寻词摘句,还能臆造故事,但它忘记了古人一向以“修辞立其诚”“言为心声”“真情实感”为作文之本,这样华而不实的文章终究“薄情寡义”,剩下的只是一张语言编织的“画皮”,再完美也不过是“优孟衣冠”而已。

我和AI的第一次交锋,就这样结束了。虽然有关“杨梅”的文章没有写成,但我没有让AI入侵我的心智,妨害我的语言和思路,我庆幸自己还是那个平淡无奇、有血有肉的小小人类。

◇两代风景

妈,您快退休的儿子不会迷路

[重庆]周成芳

前几天二哥给我发来私信,他计划利用公休假回一趟家,让我先别跟老妈讲,免得她老人家提前大采购,像办酒席似的。

二哥在省城高校工作,每年他一家三口会坐高铁回家过年。高铁站在邻市,离我们生活的县城有一个小时车程。以往都是我们开车去出站口迎接,二哥觉得很过意不去。这回他特别申明是一个人返回,只说归期却故意不告知具体车次。

二哥回家那天,我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老妈说了。老妈得知没人接站,急了,让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二哥,高铁站有两个出站口,记得从右边出来,上十几步台阶,再往左边走几十米到短途汽车站坐中巴车,记住,是往左边,右边是长途汽车站……

我反复给老妈强调,二哥年年都回家,这条路走过无数次了。老妈也理直气壮地申明,以往都是你们开车去接,他很少单独回来,而且周围又修了很多房子,他哪里找得到嘛!我真是无语。

我把老妈的话当笑话讲给二哥听,他说老妈就爱瞎操心。

二哥的话一点没错。我从事过多年的旅游工作,早年还当过几年导游,算是走遍天涯海角。五年前我第一次带老妈去泰国旅游。在异国他乡,我有些兴奋,专挑安静的地方玩自拍。见我没有时刻紧跟团队,老妈根本无心观景,见到团友就焦急地打听,有没见到我女儿?刚才还在这里,怎么又不见了呀?她小时候就走丢过。团里的游客常拿我打趣,你妈又到处找你。导游也开导她,您女儿是导游出身,您老人家放心好了,她不会丢的。老妈仍一脸愁苦地说,毕竟她之前也没来过这里啊。弄得事后导游老取笑我,到底是你带你妈,还是她带你哟!

那天老妈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不停地让我问二哥上高铁没,到哪里了?顺利坐上中巴车没有?提醒他坐公交车到中心广场下,千万别坐过站了……

直到二哥进屋后,她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,赶紧端出美味佳肴。

晚餐后二哥想去湖边散步,老妈赶紧阻止,理由是滨湖路段在整治,去的话要绕很长的路,黑灯瞎火,容易迷路。如果二哥铁定要去,她必须陪同,二哥无奈只得作罢。次日二哥准备去乡镇果园转转,老妈赶紧联系当地亲戚帮她儿子带路,弄得二哥很是无奈。

三天后二哥该返程了。他提着老妈为他准备的大包小包食物正要出门。老妈提出送他下楼坐车,二哥坚决拒绝。老妈做过膝关节置换手术,医生交代过要静养。送二哥出门时,老妈反复提醒他,1号电梯口走几步就是9路车,要到马路对面坐,别坐成6路了。两分钟后,估摸着二哥已进了电梯,老妈赶紧换好鞋轻手轻脚地尾随其后。

老妈回屋后欢欢喜喜地跟我说,二哥坐上9路车了。她在楼道口暗中盯着,生怕他坐错方向。很快她的眉头又紧锁了,一个人自言自语道,他不告诉我订的哪班高铁,不晓得能不能赶上哦?他这人爱丢三落四的,车上人多,下车后他该不会忘记拿包吧?

我暗自好笑。二哥在北大读过博士,在美国留过学,再过两年他就退休了。这个走南闯北几十年的大学教授,在年近八旬的老母亲面前,竟然变成随时会走丢的小毛孩。

◇烟火印记

一条鱼,一座城

[扬中]刘干

定居扬中二十二年,最初几年对河豚的印象并不深,很少吃它。许是那时的河豚价格昂贵,又许是忌惮其毒性,再加宣传寥寥,便始终提不起兴致。后来搬了家,小区内外河豚店林立,为图省事,一家五口渐渐成了店里的常客。

近几年,孩子毕业去了外地工作,我与老伴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不用赶班的早晨,时间一下子宽裕起来,便有了兴致去解锁不同店铺。边散步边穿行于大街小巷,知名的、不知名的,一路吃过去。吃饱喝足返程时,还不忘左右窥探,寻摸下一回的目标。那一刻,愈发觉得小城生活闲适而惬意,仿佛回到了木心笔下那车、马、邮件都慢的岁月。

一碗河豚面,除了鲜嫩的河豚肉,还有咸黄瓜、姜丝、秧草这些标配。葱蒜、香菜、辣度皆可随性调配,绝对能满足各种挑剔的期待。吃河豚面,万万不能少了它的最佳搭档——秧草包子。那香糯劲儿啊,一口咬下,嘴角直淌油,再蘸上作料而食,更是美不可言。

许多人就在这“豚来包去”间上了瘾,三五日不吃,便觉口中寡淡,心中不宁,定要赶去吃上一碗,方能脏腑归位,灵魂入定。难怪常有外地人驱车数百里,只为这一碗河豚面,因为它真的值得。

有回去外地旅游,路旁一家店铺招牌上赫然写着“扬中河豚面”,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惊喜,毫不犹豫便抬步入内。老伴在身后笑我:“一个扬中人,到外地吃扬中河豚面,岂不滑稽?”

结果证明,老伴是对的。待那碗所谓“扬中河豚面”端上来,我瞬间没了食欲。清汤寡水的面条上,零星点缀着几块河豚肉,没有咸黄瓜,没有秧草,只有七八根姜丝和几片青菜叶。尝了一口,再不想动第二筷。离开了扬中的河豚面,是没有灵魂的。原来,之前听闻“扬中河豚面甲天下”,并非虚传。

浙江、山东、辽宁,产河豚的地方不少。若非要问我哪家最好吃,说实话,我真不敢妄下定论。各家有各家的特色,各人有各人的口味。但若在扬中,我以为大多是好吃的,能吃出一股暖意与灵气,那便是这座小城独有的味道了。

◇似水流年

夏天的心事全是标点

[微山]董 宁

夏天不是顺着日历一天天熬,是顺着满地风物化作的“标点”,悄悄铺展开来的。风是笔,云是纸,一草一木,一声一响,都成了句读,轻轻点醒滚烫人间。

初夏池塘先醒。蝌蚪挤挤挨挨,一身墨黑细尾,在浅水里慢悠悠游,活生生一串逗号。儿时蹲在青石板上伸手去捞,它们身子滑软,稍一触碰便扭身窜远,掌心只余下一片微凉。

逗号原是意犹未尽。夏日才开篇,草木尚在生长,所有热闹、清甜、风雨,都还在路上静静等候。

盛夏街头,随处可见安稳的句号。

圆滚滚的西瓜,是夏天最妥帖的句号。刀刃磕开瓜皮,一声脆响,红瓤裹着黑籽铺开。大口咬下,甜汁漫过脖颈,满身暑气顷刻间散尽。枝头荔枝亦是如此,糙壳剥开,莹白果肉入喉,吐去核,一件细碎夏日小事,便温柔收束。

句号从不会张扬,藏着瓜果熟透的甜,是烟火里触手可及的圆满。

窗外蝉鸣,是缠缠绕绕的省略号。

从清晨聒噪到日暮,声声连绵,不婉转,却热烈,把夏日时光拉得又缓又悠长。午后伏案小憩,蝉声绕着窗棂来回盘旋,搅得人睡意蒙眬,又舍不得这份独属于盛夏的慵懒。只觉眼前酷暑、耳边鸣响,好似没有尽头。

清晨草尖垂着露珠,是细碎清亮的顿号。

一夜清凉尽数凝于叶边草梢,朝阳一出,微风轻拂,露珠微微一颤,便滚落泥土,悄无声息。小小的顿号,轻柔和缓,轻轻掀开一日燥热,清爽干净,不急不躁。

村落炊烟,是弯弯软软的连接号。

一缕接一缕,自屋顶缓缓升起,一头连着大地灶台,一头飘向高远云天。风里裹着饭菜香气,系着归家的人,让整个盛夏,都裹着一层温软烟火。

溪间卵石,是沉静踏实的着重号。

常年被流水打磨光滑,静卧水底,不言不语托住流淌岁月。任凭晴雨更迭,始终安稳伫立,给热烈张扬的盛夏,添几分厚重底色。

骤雨落时,满是磅礴标点。闪电撕开厚重乌云,凌厉刺眼,是短促有力的感叹号,一瞬打破天地沉闷。紧随而来的雷声,远近错落,绵长回荡,是天地铺开的破折号,雄浑辽远,撑住盛夏独有的气魄。

雨停风柔,荷叶水珠来回滚动,颗颗透亮,又是细碎顿号,轻轻一坠,漾开浅浅涟漪,消解满身燥热。

田埂稻穗垂着头,弯成一个个沉默的问号。

谷粒日渐饱满,穗秆沉沉下坠,随风轻轻摇晃。藏着农人朴素期许,盼风调雨顺,盼谷穗丰盈,盼一夏耕耘,换来秋后满仓欢喜。

这弯垂的问号,是大地无声的问询,轻,却厚重,安静,却赤诚。

入夜星河漫铺,是温柔绵长的冒号。

夕阳收尽余晖,星光次第亮起,月光铺满农家小院。蝉声渐歇,蛙鸣四起,老人摇着蒲扇闲谈,孩童追着流萤奔走。世间所有细碎心事、家常故事,都在这枚冒号之后,慢慢诉说。

我们都是书写夏日的执笔人,孩童手中融化的冰棍,滴落糖水,是随性潦草的小字,写满天真欢喜;成年人轻摇蒲扇,每一次起落,都为盛夏添一缕清风,拂去奔波疲惫;树下闲谈、田间劳作,皆是鲜活笔墨,勾勒平凡人间烟火。

时光悄悄往前走,蝌蚪褪去长尾化作青蛙,荔枝落尽枝头,蝉鸣一日稀过一日,盛夏慢慢走向尾声。可那些独属于夏天的标点,牢牢刻在心底:

逗号藏着满心期许,句号裹着踏实清甜,省略号拉着悠长午后,感叹号载着雷雨锋芒,破折号盛着天地辽阔,问号装着农人祈愿。简单,干净,久久不忘。

夏天来去匆匆,留在记忆里的光景却格外绵长。那些被暑气浸润、被瓜香蝉鸣填满的朝夕,没有华丽辞藻,没有喧嚣修饰,只是一段朴素温柔的文字,落在心底,年年回望,念念不忘。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